

[英] 佩内洛普·菲茨杰拉德 著
张菊 译

书店

THE BOOKSHOP

Penelope Fitzgerald



中信出版集团

[英] 佩内洛普·菲茨杰拉德 著
张菊 译

书店

THE BOOKSHOP

Penelope Fitzgerald

中信出版集团 |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店 / (英) 佩内洛普·菲茨杰拉德著; 张菊译
—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9.4
书名原文: The Bookshop
ISBN 978-7-5217-0009-1

I. ①书… II. ①佩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22835 号

THE BOOKSHOP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Gerald Duckworth and Co. Ltd 1978

Previously published in paperback by Flamingo 1989

Copyright © Penelope Fitzgerald 1978

Introduction © David Nicholls 2013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书店

著 者: [英] 佩内洛普·菲茨杰拉德

译 者: 张 菊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 印 张: 5.25 字 数: 88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9-0342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217-0009-1

定 价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一本好书是一位大师的呕心沥血之作，超越生命的生命，
值得永久珍藏和怀念。

*A good book is the precious lifeblood of a master spirit,
embalmed and treasured up on purpose to a life beyond life.*

大方
s i g h t

献给一位老朋友。

1

*

1959年，弗洛伦斯·格林偶然度过了这样一个夜晚，由于一些让人发愁的事，她不确定自己到底睡没睡着。她拿不准是否应该买下老屋那一小块地产（老屋在前滩还有自己的仓库），然后在哈德堡开一家书店，唯一的一家。正是这份犹豫让她无眠。她曾看到一只苍鹭飞过河口，飞翔时努力想吞下它抓住的一条鳗鱼。鳗鱼挣扎着想从苍鹭嘴里逃脱，出来了四分之一、二分之一、四分之三。这两个小东西胜负难决，颇为可怜——于它们而言，这份较量太过了。弗洛伦斯觉得，要是她根本没睡着的话（人们经常这么说，虽然事实并非如此），一定是因为想着苍鹭才这样的。

她很善良，只不过在自我保护这件事上，善良没什么用。在哈德堡，她半生中有八年多时间，靠已故丈夫留给她的微薄薪金度日。她最近在想，是否应该让自己看看，同时也让别人看看，她可以靠她自己过活。生存，在这寒

冷凄清的东英吉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。本地人的想法是：生或死，要么寿终正寝，要么立刻埋到教堂的咸草皮里去。

从前面看，她个子瘦小，其貌不扬，从后面看更是如此。在哈德堡，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人，每一件事都有人说长道短，即便这样，也没人谈论她。她的穿着随季节会有点变化。人人都知道她过冬的大衣是什么样的，就是那种穿了一冬又一冬的。

1959年，哈德堡还没有炸鱼薯条店，没有自助洗衣店，没有电影院——除了隔一周的周六会放映一场电影之外；但对这些东西的需求已经体现出来了，没人考虑过，当然更没人想过，格林夫人会想着开一家书店。

“当然，此刻我代表银行不能给出任何允诺——决定权不在我手里，但我认为，原则上来讲，贷款应该没问题。政府一直的口风是限制私人借贷者，但明显已经有松口的迹象了——我可不是在泄露什么国家机密。当然，你也不会有什么竞争者。据我所知，忙蜂羊毛店出租几本小说，如此而已。你向我保证过，你在这门生意上很有一些经验。”

弗洛伦斯打算第三次向他解释她那么说的意思。她仿

佛又看到二十五年前，威格莫尔街穆勒书店的年轻店员们：她和她的朋友们留着尤金波浪卷发，脖子上挂着链子拴着的铅笔。她记的最清楚的是清点存货，那时，穆勒先生会让大家安静下来，故意慢条斯理地念出年轻姑娘和她们搭档的名字，那是随机抽签抽出来的，他们将合作清点当日存货。小伙子都不够每个姑娘分的，但 1934 年，她还是幸运地抽到一个，查理·格林，他负责采购诗集。

“年轻那会儿，我对这门生意了解得比较透，”她说，“这些年来，这门生意也没本质上的变化。”

“但您从未在管理的位置上干过。嗯，还有一两件事值得一提，要是您愿听，就当作忠告好了。”

哈德堡没什么生意营生，因而要开一家店的想法，就像一阵海风刮进内陆深处，轻微地搅动起了银行迟滞的气息。

“基布尔先生，我不能占用您太多时间。”

“哦，这事儿您得让我说了算。我这么说吧，当您想着自己要开一家书店的时候，您得问问自己，您的目标到底是什么。那是任何一门生意都应该考虑的第一个问题。您是想为这个小镇提供一项它所需要的服务吗？您想获得相当的利润吗？或者也许，您只是想走着瞧，因为您根本不了解 1960 年代，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到底为我们准

备了些什么？我经常想，没有为想做点小买卖的男男女女开设的课程，真是很遗憾……”

很明显，是有针对银行经理的相关课程的。一说到他熟悉的领域，基布尔先生的声音变得抑扬顿挫，唾沫星子横飞。他说起专业记账员的必要性、贷款偿还制度、机会成本等。

“……格林夫人，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，对处在我们这个位置、眼界开阔的人来说，这一点是再明白不过的，但您也许从未想到过这一点，那就是：无论在任何时候，如果收入的现金不够支出的现金，那就可以说，离陷入经济困境不远了。”

十六岁，她开始自己养活自己，第一天拿工资的时候，她就知道这个道理了。她尽力克制自己，不要针锋相对地回击。她穿过市场走到银行大楼的时候——大楼坚实的红砖墙抵抗着肆虐的风——不是下过决心要理智、圆滑一点的吗？

“基布尔先生，关于存货，您知道穆勒那家店正要关闭，所以，我有机会从他们那儿买到我需要的大部分东西。”她设法说得果断些，虽然她觉得关闭对她个人的记忆来说是个打击。“我还没有对那些进行估价。至于房产价格，您已经同意，三千五百英镑对老屋和牡蛎棚而言，

是个公正的价格。”

让她惊讶的是，经理犹豫了。

“房产已经闲置很久了，当然，这个问题是您的房屋经纪人和律师要考虑的——是桑顿，是吗？”哈德堡只有两个律师，这么问显然是明知故问，闪烁其词。“但我曾以为价格会更低一点……要是你决定等一等，房子跑不了……老旧……又潮湿……”

“银行是哈德堡唯一不潮湿的建筑。”弗洛伦斯答道，“也许整天在这儿工作让您要求变高了。”

“……另外我曾听到消息说，我的意思是在我这个位置上，我这么理解的，有人暗示说也许那栋房子会有别的用途，当然，总有再次出售的可能性。”

“自然，我是想把花销降至最低。”经理本来打算报以理解的微笑，但弗洛伦斯如此直截了当地补充时，他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自己。“但我不打算转手出售。人到中年，向前走一步并不容易，既然已经走出了这步，我就不打算后退了。别人觉得老屋还可以做什么用途呢？过去七年，为什么其他人不做点什么呢？屋里有寒鸦的窝，一半的瓷砖都掉了，还有臭烘烘的老鼠味。如果人们可以站在那儿翻翻书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您是在谈文化吗？”经理说，语气半是歉意半是

尊敬。

“文化是说给外行听的，我不能让店亏损，莎士比亚可是个内行。”

想让弗洛伦斯紧张很容易，但至少她深切地关心着什么。经理宽慰地说阅读很花时间。“我只希望我的业余时间能更多点。您知道，人们总觉得银行关门早，这看法是错误的。从个人角度说，傍晚我极少有时间能享受闲暇。但别误解，我也发现床头放一本好书，价值无可估量：每次躺下休息的时候，还没读几页，我就睡意浓浓。”

她想，照这个速度，一本好书得花经理一年多时间，而一本书的平均价格是十二先令六便士¹。她叹了口气。

她一点儿也不了解基布尔先生，哈德堡几乎没人了解他。虽然报纸和电台一再告诉大家英国这几年经济繁荣，但大多数哈德堡人仍觉得手头拮据，并且本能地尽量躲着银行经理。鲱鱼的捕获量减少了，海军招募人数下降，很多退休人员仅靠固定的那点收入生活。这些人不会对基布尔先生的微笑回以微笑，他匆忙摇下奥斯汀·剑桥汽车窗，挥手致意的时候，他们也不会回礼。也许，这就是为

1 旧时货币单位。换算过来约合 0.63 英镑。

什么他会跟弗洛伦斯聊这么久的原因吧，哪怕他俩讨论的话题根本不是工作上的。按照他的话来说，话题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私人层面。

弗洛伦斯·格林跟基布尔先生一样，都可算是孤家寡人，但他俩并不因此在哈德堡显得与众不同，因为很多人都很孤独。本地的自然学者、割芦苇的人、邮递员、沼泽地的雷文先生，迎着风骑着自行车一个个走远，所有看到他们的人，都能从他们在地平线上再次出现的时候，估计出是几点几分。但并不是所有孤单的人都会出门。布伦迪希先生，萨福克家族里年代最久远一支的后代，就一直待在他的房子里，就像獾待在自己的穴洞里。夏天，要是看到他穿着深灰绿的呢子外套出门，那就像看到一丛移动的荆豆丛或是沙石路上的浮土。秋天，他便又进洞了。他的无礼让人愤恨，就像这里的天气，早晨还晴空万里，不一会儿就云海沉沉，全然不顾之前给人的印象多么明媚。

小镇本身是一个介于海洋和河流之间的小岛，一旦感到寒冷，就会咕嘟着将自己圈守起来。好像是出于无心又好像是出于大意，大约每隔五十年，小镇就会失去和外界的又一种联系。到 1850 年的时候，雷兹河已无法通航，

码头和渡口都朽坏了。1910年，平转桥¹塌了，从那以后，所有的车都得绕到十英里外的萨克斯福德才能过河。1920年，老旧的铁路也停运了。哈德堡的孩子，要么能趟水，要么会潜水，大多数都没坐过火车，他们带着盲目的敬意，看着被遗弃的伦敦与东北火车公司的站台，生锈的锡条挂在风中，上面是弗莱牌可可和铁剂广告。

1953年的洪水冲塌了海堤，除非是在潮水很低的时候，否则穿过港口入口处也危险了。一条渡船成了通过雷兹河的唯一工具。摆渡人在他的小屋门口用粉笔写上了一天中可以渡河的时间，但因为离海岸很远，哈德堡也没人能肯定到底是哪些时候。

银行面谈之后，弗洛伦斯顺从地接受了事实：如今镇上每个人都知道她去过那儿了，她决定索性去散个步。她踏过水沟上的木板，一群不知名的小动物在她前面钻进水里，发出沙沙声响，溅起水花。头上的海鸥和白嘴鸦顺着气流自信地飞翔。风已经转向了，向海岸吹去。

沼泽地上是垃圾堆，然后是崎岖不平的田野，也就只能让农夫围上篱笆。她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，或者不如说她看到了，因为喊出的话立刻就被风吹跑了。沼泽里的人

¹ 指桥跨结构可以绕一根竖轴旋转的活动桥，平转90°时，可让河道上的船只通过。

正在招呼她。

“雷文先生，上午好。”这句也没法听到。

附近没有其他帮手的时候，雷文就相当于编外兽医。他在市议会的地界里，草地以每周五先令的价格出租，租下来就可以在那儿放牧。一匹栗色萨福克老阉马在对面很远处站着，耳朵跟着领地上人的动静灵巧地动着，像挂在圆杆上的挂钩。它靠着篱笆，四腿僵直，疑心重重地守着地盘。

走到离雷文五码¹远的时候，她明白了他是想借她的雨衣。他自己的衣服硬邦邦的，一层套一层，需要的时候也没法褪下来。

除非迫不得已，雷文从不找人要任何东西。他点头致意，接过雨衣，悄悄穿过田野，走到一直紧密注视着周围动静是老马旁，她则躲在刺丛避风处尽量让自己暖和点儿。马每动一下，鼻子就会翕动张开。看到雷文没拿着缰绳，它似乎比较满意，没再多想。可最终，无论它明白与否，随着一声叹息，一阵颤栗从鼻子传到尾巴。接着，它的头垂了下来，雷文用雨衣的一只袖子捆住了它的脖子。为了表示独立，它把头扭到一旁，假装在篱笆底下潮湿的

¹ 约 4.5 米。

草地上寻找新草。什么也没找到，它尴尬地跟着沼泽地的人，走过淡漠的牛群，向弗洛伦斯走去。

“雷文先生，它怎么了？”

“它吃草，但它什么也没吃到。它的牙齿钝了，那就是原因。它扯掉了草，但嚼不动。”

“那我们能做什么？”她立刻满是同情地问。

“我可以把它的牙齿锉一锉。”沼泽人答道。他从口袋里掏出缰绳，把雨衣递还给她。她转过去，背着风把雨衣扣好。雷文把马引向前来。

“格林夫人，现在你得抓住它的舌头。我不会逢人就让他帮这个忙，但我知道你不会害怕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她问。

“他们都在说你打算开一家书店。那说明你准备好要向不可能的事情挑战。”

他的手指划过松松的马皮，皱得可怕，在马的颞骨之上，嘴以一种夸张的哈欠方式慢慢张开，高耸的黄色牙齿露了出来。弗洛伦斯用双手紧紧抓住滑腻的黑色大舌头，那舌头上面光滑，底下粗糙。她像旧时的捕鲸手，顽强地握着舌头往上提，让它远离牙齿。马站着，默默地流汗，等着结束。只有它的耳朵抽搐着表示抗议，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它身上。雷文用一把大锉子开始锉两边的

牙冠。

“格林夫人，坚持住，别放松，我知道那东西滑得要死。”

舌头像一个独立的生命体翻腾着。马蹄交替踩着，就好像怀疑蹄子是不是都落地了。

“它不会往前踢吧，雷文先生？”

“要是它想，它可以啊。”她想起来了，萨福克矮马除了不能疾驰，啥都行。

“您为什么认为开一家书店不切实际呢？”她冲着风喊道，“哈德堡的人不想买书吗？”

“他们对任何稀有物品都失去兴趣了。”雷文边锉边说，“比如说，这儿剖开后烟熏的鲱鱼就比整条烟熏的鲱鱼卖得多，但实际上后者是半熏的，味道更细腻。现在您也许会告诉我，我估计您会这么说：书籍不是稀有物品。”

老马一被放开，就发出了深沉的叹息，它盯着他俩，就好像对两人彻底失望了。从它的大肚子里传来很大的响声，与其说像号角声，不如说像喇叭声，声音慢慢变小，像是一声窃笑。一团团尘雾从它身体周围升起，就好像有人拍了垫子一样。然后，它忘掉整件事情，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低下头开始吃草。不一会儿，它看到一丛翠绿的